

用截句的“萤火”照亮什么

蒋一谈《诗歌是一把椅子》：2015年11月，诗集《截句》出版，这是一个偶然。虽然是偶然，我心里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：我想看到中国当代诗人的优秀诗句在天地间散开，让越来越多的读者去阅读、欣赏，并传播开去。

截句，没有诗歌题目，一行两行三四行，这样的诗歌写作形式不难遵循。但是，若只有形式而无内在的属于自己的精神气质，对职业诗歌写作者而言，截句写作都将是一种考验。从本质上而言，截句必须源自古典，同时又要具有现代诗歌精神，只有具备了这两点，我们才能把截句和日本俳句区分开来，才能让截句成为诞生在中国的诗歌文体。作为中国诗人，我们有责任完善截句的理论体系和写作实践。

在目前的文化语境里，我认为可从两个层面理解“截句”理念。

有从出版和编辑层面来说，“截句”是截取、打捞和唤醒，古人将优秀的诗句称为“丽句醒语”，然后将这些诗句编选为“秀句集”。所以，在这套诗丛里，有些诗人，这一次截取的是过去作品里的难忘诗句；有些诗人，一边截取过去的作品一边完成新的作品；有些诗人，则把全新的作品拿了上来。事实上，在当代中国小说家、散文家和批评家的文字里，隐藏着很多发人深省的句子，这些句子是他们对人生领悟的文学表达，但这些表达不是格言警句式的，因此等待着有心人去截取、去唤醒，让它们在虚拟和现实的时空里飘飞，发出本该有的那份光亮，影响一个一个的陌生人。

从诗歌创作角度而言，“截句”写作是诗意的一次性完成，是不瞻前、不顾后的词语舍身。一首瞬间完成的截句，不存在于先前的诗行里，也不会为以后的诗歌写作留做储备，它是自然自足的，完成了也就完成了。或许可以用一个比喻说明截句要义：诗人是一个母亲，她生了好多个孩子，其中有一个孩子名叫“刹那”，这个孩子刹那间受孕、刹那间长大滑出了子宫，带给她意想不到的体验。

伊沙《点射》：到底是“散句”“俳句”，还是“截句”呢？也许真到了可以讨论一下的时候了。我感觉“俳句”的叫法太偷懒，直接取自于古代；“散句”又暗含着某种自我贬低，有自甘等而下之的嫌疑；“截句”的提法很有意思，它来自于李小龙截拳道的启示，更早时候似乎也有称之为“散打”……不论叫什么，我以为即兴、自由、现代、创新、独立、有力、留白的意思应该包含其中。从出版上说，这真的是一次具有专业性的集结，蔚为大观，我为自己能够忝列其中躬逢其盛而兴奋：你有多少功力，亮剑的时刻到了，出招！

邱华栋《闪电》：这几年，我在闲暇时间里，其实一直在写一本短诗集《汉简：一二三四》，写了两年多了，也没有写完。也就是说，我也在默默地写着短诗。在我的计划里，这本《汉简：一二三四》一共有1234行，每一首诗是1到4行，最短1行，最长4行。每一首诗都有题目，分为三辑：“风”“禅”“露”。“风”的部分，是国风，就是时下的一些社会事件和新闻事件的诗歌截取，“禅”的部分是一些生活禅诗，“露”的部分关涉到爱这个主题，撷取爱的露珠的意思，我的《汉简：一二三四》这本诗集就打算这么构成。可由于工作繁忙，诗集的进度很慢，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样子。

蒋一谈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成绩斐然，他根据李小龙的截拳道悟到了诗也可以写成“截句”的想法，完全是他自己的首创，这一点，我是特别佩服的。

在人类诗歌的长河里，短诗在各

个语言的文学中，都有很好的形式表达。古代中国有五绝，古代波斯有鲁拜，日本有俳句，现当代诗人中很多人都有写短诗的经历。

在这本诗集里，瞬间生成诗句，是最主要的特征。但一首首读下来，我感觉，还是有着“风”“禅”“露”的观念和感觉，这些截句中，有国风，有禅意，也有爱。因为，这是我这一阶段的诗歌表达最关心的。我写的，还是我自己的截句。

杨庆祥《这些年，在人间》：断舍离，写截句。课后在食堂吃了一碗双椒鸭丝面，14块钱，花椒油放得太多，中评。挤地铁回住处。没有家，也没有乡愁。也没有罪。一切似乎都变成了匿名的他者，包括词。我握着我的电动牙刷发呆良久。四句诗跳上心头：

做寂寞的事情
写寂寞的句子
寂寞地活着
请继续

这正好是这本集子中的第一首，也是最后一首完成的诗。写下它，把它敲入电脑。然后打开浏览器，开始另外的工作。窗外是另外一栋高楼的窗户，人影恍惚，更远处是宽阔的马路，车水马龙。每个人都在完成生活，即使最后不过是普通的命运。

这是这本诗集试图传达的意味，哪怕是最日常的生活，只要细细咀嚼，总能咂出些淡淡的滋味。前提是，你还可以静坐几个小时，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说：停。让词语和感性重新笼罩你的心灵。

这一年我三十六岁，第三个本命年。断舍离。不立文字。人生开始做减法。

感谢蒋一谈先生，因为他创造的截句，让这些碎碎念找到了合适的形式并升华了它们。

周瑟瑟《栗山》：我试图写出有我个人情感质地与语言节奏的“截句”，恰逢丙申猴年，我的本命年，也是我父亲离开我一年多、我对他的怀念最为强烈的时候，我于是为“截句诗丛”写下了这部《栗山》，献给我父亲的在天之灵。

进入《栗山》的写作，我才发现遇到一个新的挑战，如何在语言里留住更多的感受，如何在一行、两行、三四行之内完成一首诗，要在“截句”里做一个“语言的出家人”，既符合我的本意，又是多么的艰难。对语言我不能有过多的非分之想，只有清洁之人才有清洁的语言。

在中国新诗一百年的关口，“截句”写作的出现，是一种新尝试，是一种新文体的可能，它颠覆了旧有的语言表达习惯，是一个人精神清理与精神自溢的写作，就像我小时候看到过的栗山上的树自溢出汁液。它是向前看，而不是向后看的，面向未来的具有现代性气质的写作，“截句”写作需要你首先建立起一个牢固的结构，然后确立诗的精神，找到诗的呼吸，否则只会是单一的“句式”而不能成为一首完整的诗，“句式”也有生命力，但气息不够绵长，哪怕是一句，也应该有完整的结构，更应该有强大的精神体。有的人还在怀疑与犹豫，有的人已经动手了，只有动手才有希望，才能发现写作一种新文体的不易。

霍俊明《怀雪》：从1994年开始在大学写作诗歌至今，我不断在一个个地方短暂或长久地中转。似乎，“栖真之地”并非真实的存在，当年的徐霞客也只是在语言世界做过一场白日梦而已。城市化已是不争的事实，我们在享受诸多快速、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在瞬间丧失了很多，包括故地的血脉和记忆。一夜之间，一棵棵原乡的

值得收藏的诗歌海报

截句

于坚 > 西川 > 伊沙 >

朵渔 > 李壮 > 邱华栋 >

杨庆祥 > 沈浩波 > 严彬 >

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
截句诗丛隆重登场

北岛 推荐

欧阳江河 > 周瑟瑟 > 树才 >

俞心樵 > 柏桦 >

桑克 > 蒋一谈 > 臧棣 >

霍俊明 > 戴潍娜 >

截句诗丛
第一辑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大树被连根拔起。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路上。

这既是存在的命运，也是写作的悖论。而越是如此，我就愈加在梦幻和语言世界想象一种“怀雪”的生活。这不是单纯的凛冽精神的追附，而是天鹅绒的假象和温暖使人昏昏欲睡。这个时代的诗人练习的多是屠龙术，一技之长的代价是无用和无效，更多的诗人则是疲软的啧啧怨气。他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巨大的现实和现场之中，他们的声音也不是不够大。但是，对于诗本身而言，他们丧失了语言和灵魂的双重敬畏。

作诗如做人，作诗先做人，这成了我考察汉语诗歌的唯一标准。在我看来，当下是有“诗歌”而缺乏“好诗”的时代，是有大量的“分行写作者”而缺乏“诗人”的时代。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“诗人”也是缺乏应有的“文格”与“人格”的。正因如此，这是一个“萤火”的诗歌时代，这些微暗的一闪即逝的亮光不足以照彻黑夜。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，但是，这是一个被刻意缩小闪电的时刻。

这些四行之内的小诗，其写作难度甚至是不可想见的。在写作技术上看来这更像是110米跨栏，无论是从准备、蹲踞、起跑、跨第一个栏、中途加速直至冲向终点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允许有丝毫的闪失。蒋一谈在大学时代的诗人身份在他具有发现性的“截句”中再次得以现身和确认。感谢一谈兄的激励，感谢语言的闪电再次击中了我们。

戴潍娜《灵魂体操》：由截拳道生发而来的截句，是由击打在脸上的拳头所了解到的爱。得到截句丛书的写作邀请时，我正初学双截棍，在每天发生的自伤中，掌握一种才华的速度、力度、疼痛与方向。这与写作非常相似：截句是审判，句子拉出来示众，不过关要砍头的。它暴露了一个诗人全部的

好恶、性格与才华，是最赤裸的交往。一切又好像回到了与缪斯相爱的起点：为了一个灵敏而杰出的句子奋斗终身。截句像开辟者蒋一谈的使命，更像诗歌本身的一个决定——有必要更狠稳准地击中时代要害。

玩弄不是初衷，玩弄是结果。再没有人认真赞美，甚至没有人认真地受伤害了。假天下把诗人给玩儿了，假诗人又反过来玩弄诗歌。对于一切屈从于端正，对地狱进行了天堂式表述的炉火纯青的大师，我给予我最非凡的鄙视。

被误用的地狱，急切召唤撒旦的复职，以保持上帝的健壮。圣波纳凡杜拉描写舞蹈是天堂里一伙同事的工作。写诗，是地狱里一群家伙干的活儿吧。从但丁到波德莱尔，地狱向来由诗人负责建造。

“魔鬼派对上浑然不觉的真诗人们”，和仇敌一刻不停地谈恋爱，创造了地狱的黄金时代。这被人们容许有怪癖的群体，有权力享用不健康不正常的人生，正是这内在缺陷，体现了其根本高贵，唯有用最纯洁的笔来补偿。这些被佛陀记恨的家伙，声名狼藉流亡异乡，有让一切禁忌化为乌有的力量，在金碧辉煌的墓穴中指认属于文明的遗产。

在地狱的狂宴上，他们饮下人类的一切罪恶。

一种新文体的诞生，伴随着危险的暴动。截句，狠狠地调戏了老态龙钟的旧文字，像勾引一个献身宗教的修女，在她向神起誓的当天，将她从修道院拐走。

瞬间与玫瑰一同枯萎，今天我喝下了一整座修道院。

我是地狱的常客。我再悲伤，也是凯歌的悲鸣。

（选自“截句诗丛”部分后记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6年6月首发。）